

人侍於天皇之側，且田村皇子在焉。時天皇沈病，不能視我，乃栗下女王奏曰：所喚山背大兄王參赴，即天皇起臨之，詔曰：朕以寡薄久勞大業，今曆運將終，以病不可諱，故汝本爲朕之心腹，愛寵之情不可爲比。其國家大基，是非朕世自本務之，汝雖肝稚，慎以言，乃當時侍之近習者，悉知焉。故我蒙是大恩，而一則以懼，一則以悲，踊躍歡喜，不知所如，仍以爲社稷宗廟重事也。我眇少以不賢，何敢當焉。當是時，思欲語叔父及群卿等，然未有可道之時。於今非言耳。吾曾將訊叔父之病，向京而居豐浦寺，是日天皇遣八口采女鮪女，詔之曰：汝叔父大臣，常爲汝愁言，百歲之後，嗣位非當汝乎？故慎以自愛矣。旣分明有此事，何疑也。然我豈餐天下，唯顯聆事耳。則天神地祇共證之，是以冀正欲知天皇之遺勅，亦大臣所遣群卿者，從來如嚴矛，取中事，而奏請人等也。故能宜白叔父，旣而泊瀨仲王，別喚中臣連河邊臣，謂之曰：我等父子並自蘇我出之，天下所知，是以如高山恃之，願嗣位勿輒言，則令三國王、櫻井臣、副群臣而遣之曰：欲聞還言時，大臣遣紀臣大伴連，謂三國王、櫻井臣曰：先日言訖，更無異矣。然臣敢之輕，誰王也。重誰王也。於是數日之後，山背大兄亦遣櫻井臣告大臣曰：先日之事，陳聞耳。寧違叔父哉。是日大臣病動，以不能面言於櫻井臣，明日大臣喚櫻井臣，即遣阿倍臣、中臣連、河邊臣、小墾田臣、大伴連、啓山背大兄言，自磯城嶋宮御宇天皇○欽明之世，及近世者，群卿皆賢哲也。唯今臣不賢，而適當乏人時，誤居群臣上耳。是以不得定基，然是事重也，不能傳道。故老臣雖勞面啓之，其唯不誤遺勅者也。非臣私意，旣而大臣傳阿倍臣、中臣連，更問境部臣曰：誰王爲天皇，對曰：先是大臣親問之日，僕啓旣訖之，今何更亦傳以告耶。乃大忿而起行之。適此時，蘇我氏諸族等悉集爲嶋大臣○蘇我馬子造墓，而次于墓所，爰摩理勢臣壞墓所之廬，退蘇我田家而不仕。時大臣愠之，遣身狹君勝牛、錦織首赤猪而誨曰：吾知汝言之非，以干支之義，不得害。唯他非汝是，我必忤他。從汝若他是汝，非我當乖。汝從他，是以汝遂有不從者。我與汝有瑕，則國亦亂。然乃後生言之，吾二人破國也。是後葉之惡名焉。汝慎以勿起逆心。然猶不從，而遂赴于斑鳩，往於泊瀨王宮。於是大臣益怒，乃遣群卿請于山背大兄曰：頃者摩理勢違臣，匿於泊瀨王宮，願得摩理勢欲推